

■ 历史真相的泥淖

历史真相的泥淖

[克]弗拉尼奥·图季曼 著
达 洲 译

中央编译出版社

(京权)图字:01—98—1335

本书作者授予中央编译出版社中文版独家出版权。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历史真相的泥淖/(克罗地亚)图季曼著;杨达洲译.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7

ISBN 7—80109—262—7

I. 历…

II. ①图… ②杨…

III. 集中营—暴行的历史和哲学—考证—

克罗地亚,亚塞诺瓦茨

IV. K543.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8)第 19338 号

历史真相的泥淖

图季曼 著

出版发行:中央编译出版社

地 址:北京西单西斜街 36 号(100032)

电 话:66171396 66163377—618、617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照 排:北京京鲁排印部(63044503)

印 刷:中国人民解放军 1202 印刷厂

开 本:850×1168 毫米 1/32

字 数:355 千字

印 张:15.25

版 次:1998 年 7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 数:1—1000 册

定 价:28.00 元

作者简介

弗拉尼奥·图季曼博士，克罗地亚共和国总统。1922年5月14日生于克罗地亚首都萨格勒布附近的大特尔戈维什切。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起(从1941年起)，参加克罗地亚反法西斯游击运动。战后，从贝尔格莱德高等军事学院毕业，晋升为少将。在军队服役时，就从事科学研究，1961年离开军队后担任克罗地亚工人运动史研究所所长。从1962年起，担任萨格勒布大学政治科学系教授，1965年在萨格勒布大学扎达尔分校通过博士论文答辩，成为历史学博士。

到80年代末，已发表了历史学、军事理论、当代民族史、历史哲学和国际关系方面的150多部(篇)著作、论文和文章。

70年代和80年代初，图季曼博士由于自己的学术观点和政治立场而曾多次被关押。

1989年，组建了克罗地亚民主共同体，该党在1990年首次举行的克罗地亚多党大选中获胜。1990年，图季曼博士当选为克罗地亚共和国总统，1992年和1997年两次连选连任。在他的领导下，克罗地亚赢得了独立、主权和国际上的承认。

纪 念

在历史的废墟上
成为牺牲品的
我的父亲
我的弟弟
和
我的继母

作者自序

致中国读者

一本书每当被译成中文时,对于书的作者来说,总是一件异乎寻常的事情,因为这样他的想法和信息就传递给了世界上人数最多的读者群。因此,《历史真相的泥淖》的中文版能呈献于友好的中国读者面前,令人格外高兴。

克罗地亚和中国从地理上说相距遥远,就人口、面积和地缘政治特点而言,又十分不同。尽管如此,自克罗地亚国独立以来,我们两国人民就走上了合作和发展国与国之间相互尊重的友好关系的道路。我非常高兴地回想起 1993 年春天我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访问以及当时我同中国江泽民主席进行的卓有成效和富有内容的谈话。当时,我曾表示对毛主席的敬意,他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最伟大的人士之一,他是一位首先关注中国人民的福利的政治家和国务活动家,他创建了今天的享有主权的中国,从而极大地影响了世界国际秩序。

在此,我想强调指出,在过去的几年里,克罗地亚与中国的关系一直在发展。我确信,将来也会如此,以利于两国和两国人

民。

早自克罗地亚的探险家马可波罗起,克罗地亚人就对中国的文明成就和古老文化发生兴趣,整整七个世纪以来,这种兴趣一直延绵不断。或许对此的一个最有力的证明是,在已经过去了十多年之后的今天,在克罗地亚,人们还在谈论当年举办的盛大的中国艺术品展览。

克罗地亚民族是欧洲最古老的民族之一,从七世纪起就生活在今天的克罗地亚土地上。克罗地亚第一位国王是在十世纪时加冕登基的,而克罗地亚国的萌芽还可追溯到九世纪初。在以往的十三个世纪中,克罗地亚人曾对欧洲和世界的文明作出过杰出的贡献。我们只消提一下尤利·克洛维奇——文艺复兴时期最杰出的微雕艺术家、马尔科·马鲁利奇——他的作品早在莎士比亚和莫里哀之前就被译成世界多种文字,或者还有鲁杰尔·博什科维奇——他在启蒙时期就提出了今天的物理学仍然赖以为基础的某些关键性的假设,就够了。早在十二世纪和十三世纪,克罗地亚的一些城市就制定了一些法规,其中的一些条款成了欧洲法学的基石,而克罗地亚的一些用拉丁文写作的著作家的作品从十二世纪后半叶起,一直到十九世纪,都属于欧洲科学思想的巅峰。

克罗地亚在深厚的历史基础上建立自己的国家,经过九个世纪之后,于1992年重新获得了独立,而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在首批承认这一独立的国家之列。

我在这本书中提到的许多事实影响了克罗地亚争取自由的进程。为什么这一进程如此艰辛,为什么克罗地亚人民得如此漫长地等待自己立国愿望的实现,对于这些问题的回答,在很大程度上可以从上述事实中找到。

在《历史真相的泥淖》这本书中,我根据自身的经验、对历史

的认识和判断,试图描绘出克罗地亚民族在新近的过去的历史命运。我力求表述出克罗地亚的追求和愿望以及错误,特别是克罗地亚人来到欧洲东南部以来所经历的历史和地缘政治的风暴。我相信,中国读者在这本书中会辨认出影响像克罗地亚人民这样的小国人民命运的势力,会从中发现普遍性的踪迹,或许也会发现自身历史发展的某种标记。

克罗地亚共和国总统
弗拉尼奥·图季曼博士
1998年6月30日
于萨格勒布

中文版序

克罗地亚总统弗拉尼奥·图季曼曾是前南斯拉夫的一位将军，后来他领导了克罗地亚的独立运动，创立了克罗地亚民主共同体，但他同时也是一位对哲学和历史颇有研究的学者，是一个博学多才的政治家。他写过很多书，《历史真相的泥淖》是其代表作之一。图季曼总统的名字对中国人民并不陌生，一九九三年他曾访问过我国，同江泽民主席进行了“卓有成效和富有内容”的会谈，为促进中克友好关系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图季曼总统这部著作的中文版在北京出版，是一件值得庆贺的事。

前南斯拉夫地区目前仍是欧洲充满矛盾和冲突的热点地区，其历史及其多民族之间的恩恩怨怨错综复杂。对于这个地区的历史演变、重大事件和著名人物，人们有不同的评价和看法。本书阐述的观点是其中的一家之言，但它有助于中国读者增长知识，全面地了解情况，以便于进行比较和作出判断。

中国人民外交学会同前南斯拉夫地区各国都有着友好关系。一九九二年三月，外交学会曾邀请克罗地亚外长舍帕洛维奇访华，为中克两国建立正式、全面的外交关系起了促进作用。我本人也有幸于一九九八年四月应邀到克罗地亚作短暂访问，受到了热情友好的接待。克罗地亚风光旖旎，人民向往和平，萨格勒布市容庄严洁净，主人好客殷勤，给我留下了难忘的印象。

访问期间,克罗地亚朋友告诉我:通常被认为是意大利人的著名旅行家马可波罗是克罗地亚人,因为他出生于克罗地亚沿海的科尔丘拉小岛,该岛历来属于克罗地亚领土,只是在马可波罗出生时曾被威尼斯共和国统治。国际上对这个说法可能有不同的看法,但它给了我这样一个启示:人们对历史上很多事物的认识并未穷尽,还需要从多方面进一步考察和研究。在这个意义上,阅读《历史真相的泥淖》也是有益的。

梅兆荣

一九九八年七月六日

译者的话

在去年翻译了《克罗地亚当代抒情选(1981—1994)》(同样由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之后,克罗地亚共和国外交部副部长伊沃·萨纳德尔博士和我的老朋友克罗地亚驻华使馆公使佐兰·安德里奇博士又向我推荐了克罗地亚总统弗拉尼奥·图季曼博士写的《历史真相的泥淖》一书,并希望我把它译成中文,我欣然接受了下来。原因首先不在于图季曼博士现在位居一国之尊,是在任的克罗地亚共和国总统,而在于他是一位富有传奇色彩的人物。我一口气读完了这本书,并接受了新的挑战,把它译成中文。令我高兴的是,我终于译毕,现在中国读者也可以来看看“历史真相的泥淖”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作者在书中所写的一切自然对我有吸引力,想必也是中国读者乐于了解的。

图季曼先生 1922 年 5 月 14 日生于克罗地亚扎戈尔耶地区的一个小地方——大特尔戈维什切,距离前南斯拉夫多年的总统约·布·铁托的故乡不远。父亲斯捷潘·图季曼是一位关心政治的企业家。在旧南斯拉夫,他是克罗地亚主要政党克罗地亚农民党的活动分子。1941 年,纳粹德国入侵南斯拉夫王国,斯捷潘·图季曼在家乡和四邻地区组织反法西斯运动,在当地颇有名气,他曾是南斯拉夫和克罗地亚的反法西斯民族解放委员会的成员。新南斯拉夫成立后不久,斯·图季曼由于批评新

南斯拉夫领导人，由于自己所持的政治立场，而同当时的南斯拉夫领导发生尖锐冲突，一度被捕入狱，最后惨遭横死。弗·图季曼的一个弟弟二战时参加游击队，1943年春天战死在疆场。

弗·图季曼青年时思想进步，中学时因参加左翼进步运动而曾被当局逮捕。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他青年时就信仰马克思主义，成了共产党人。二战爆发后，他于1941年就在克罗地亚西北部投身于反法西斯人民解放斗争和社会革命。二战后，从1945年至1961年，他作为克罗地亚的代表长期在南斯拉夫国防部和南人民军总参谋部工作，并从高等军事学院（1955至1957年）毕业，于1960年底获少将军衔，曾被西方媒体称为“铁托最年轻的将领”。他于1965年在萨格勒布大学获历史学博士学位，并于1992年初当选为克罗地亚科学技术院院士。

1961年图季曼的生活发生了重大转折，为了能专心从事他所热衷的历史研究，他毅然脱下戎装，转入学术界，成了克罗地亚工人运动史研究所所长（1961至1967年）。他曾任萨格勒布大学政治科学系副教授（1963至1967年），担任过《军事百科全书》副主编、《南斯拉夫百科全书》和《南斯拉夫辞书编纂所百科全书》的撰稿人和编辑、《军事事业》杂志编委、《革命道路》杂志主编、南斯拉夫科学艺术院《论坛》杂志编委等职。1970年起为克罗地亚作家协会会员，1987年起为克罗地亚笔会成员，曾多次在国际上获奖。

图季曼曾因发表与当时官方立场相悖的言论和文章，被视为“持不同政见分子”，并于1967年被开除出共产主义者联盟，又于1972年被判两年徒刑，1981年再度被判三年徒刑和受到五年内不得从事任何公开活动的处分。

80年代末，前东欧地区政局动荡，前南斯拉夫也不例外。弗·图季曼于1989年6月在萨格勒布筹组“克罗地亚民主共同

体”，并任该党主席至今，在1990年克罗地亚首次多党大选中获胜，当选为克罗地亚总统，后又于1992年和1997年两次连选连任至今，他新的任期为五年。

弗·图季曼著述颇丰，自50年代至今，他发表了历史学、历史哲学、当代民族史、军事理论和国际关系方面的著作和论文达150多部（篇），代表作有：《反对战争的战争》（1957年，1970年）、《社会主义南斯拉夫的建立》（1960年）、《占领和革命》（1963年）、《君主制南斯拉夫危机的原因》（1965年）、《伟大的思想和中国人民》（1969年、1970年、1990年）、《当代欧洲的民族问题》（1981年、1982年、1990年）、《民族的国家性——欧洲和平的关键》（1982年）、《通过世界历史和各民族的自决看克罗地亚问题的解决》（1987年）、《斯捷潘·拉迪奇在克罗地亚历史上的地位》（1988年两版）、《选集1—3卷》（1990年）。

现在呈献于中国读者面前的这本书原书名为《历史真相的泥淖——对暴力的历史和哲学的探讨》第一版问世于1989年5月，同年11月出了第二版，1990年4月和10月相继出了第三版和第四版，1994年5月出了第五版。1993年又出了德文版，1996年出了英文版（美国），现正出版波兰文版和保加利亚文版。

本书可以说是一本对中国读者很有意思的政论性学术著作，部分内容兼有政治性回忆录的色彩。作者论述了有关战争与暴力的历史，阐述了作者本人对有关问题的看法，反驳了与作者看法对立的看法。图季曼博士熟谙历史，有广博的知识，在这本书中可以说是引举繁富，作者在书中提到或援引观点的古代直至近代的世界名人达90余人之多，涵盖了欧洲文明的方方面面，从哲学、历史学、政治学，一直到文学、音乐和军事学，甚至提到了孔子和老子。

这本书的另一个特点是议论闳中肆外，作者对书中论及的问题，都坦率地明确地提出了自己的看法。特别是中国读者所不熟悉的前南斯拉夫近代和现代的事态演变、重大事件和人物，例如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的纳粹傀儡政权“克罗地亚独立国”及其政治基础乌斯塔沙运动，该政权在亚塞诺瓦茨等地设立的大批屠杀无辜人民的集中营，塞尔维亚的切特尼克运动以及以约·布·铁托为首的南共领导的游击队和人民解放斗争等等。

作者作为参与者和见证人的看法是弥足珍贵的。这些看法有助于中国读者了解克罗地亚和塞尔维亚历史上的恩恩怨怨，领悟前南斯拉夫在90年代初解体的历史缘由。

著作总是首先反映作者的看法和立场，这是正常的，也是司空见惯的。这本书涉及的面很广，可以说对有关问题提供了有代表性的一家之言。当然，如果将来也能看到对立面的看法，如果有这样的看法的话，那肯定会有助于中国读者全面把握本书所涉及的某些问题的是非曲直，并作出自己的判断。但是，作为克罗地亚当代著名历史学家和政治家，弗·图季曼所撰写的这本书，对于中国研究前南斯拉夫、巴尔干以及前东欧地区的学者以及关心这些问题的读者来说，无疑提供了重要的信息和丰富的背景材料。

为便于中国读者阅读和理解，译者附加了一些脚注。另需一提的是，在本书翻译过程中曾得到克罗地亚共和国外交部副部长伊沃·萨纳德博士和克罗地亚驻华公使佐兰·安德里奇博士的鼓励的支持，在此顺表谢意，没有他们的帮助，在四个月的时间内完成这样一部书的翻译会困难得多。

达 洲

1998年6月10日于北京

■ 第一部分

历史和生活的命运

一、亚塞诺瓦茨——悲剧和歪曲

上天饶恕他，也饶恕我们众人！也有犯罪的人飞黄腾达，也有正直的人负冤含屈；

十恶不赦的也许逍遥法外，一时失足的反而铁案难逃。^①

——莎士比亚

1. 历史没有偶然

一个人所共知的古老见解是：历史没有偶然，并且实质上几乎没有什么是新的。

从一开始起，哲学思想就得出了两个根本性结论。甚至看上去是纯粹偶然的事情也是受比较深刻的原由制约的，并且是由看不见的线把它与历史存在联系在一起。这也适用于最深

① 参看《莎士比亚全集》第1集《一报还一报》，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第300页。——译者（凡未加“——译者”字样者，均为作者原注）

刻意义上的经验：自从人注意到并考虑到历史起，他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他考虑到自己的未来，也就是说，考虑到历史会如何评价他。

这些想法，就像所有的想法一样，都可以作出不同的甚至是相反的解释。这样的解释要求理智地思考人的历史存在以及作为人类共同体的社会组成部分的民族的历史存在。这种思考应当带来对相互矛盾的自我利益或者民族利益的更好的理解以及这两种利益的和谐共存，并且带来更有可能而又从未充分做到的世界的普遍性。这样的解释是同与之相对立的一切相冲突的。

在这一水平上的历史洞察力，可以用作研究南斯拉夫多民族共同体当代历史的出发点。我愿把对我自身经验的思考带进这种研究，这种思考可能属于不同性质的文字工作。我相信，这种思考可能有助于增进对亚塞诺瓦茨问题和整个当代南斯拉夫历史的争论的了解。托马斯·霍布斯(1588—1679)得出结论认为，历史上存在永恒的战争，就如在狼群中那样，这不光是由于物质利益相互冲突，还由于存在非理性的冲动。他还声称，“确切地说，不存在历史，只有传记”，因为一定时期、运动或者民族的一切意识形态事件和真实的历史事件全是经由人民反映出来的。

2. 关于克罗地亚的“种族灭绝性”理论

从80年代初起，在铁托离开历史舞台之后，随着总的社会政治、经济、民族间和道德的危机的加剧，对于一些有争议的、混乱的和“微妙的”历史问题作出解释变得更为迫切。这首先发生

在文学和新闻领域,但是也发生在范围比较窄的历史编纂学领域。透彻地对一些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作重新估价的趋势变得比较流行。在对当代历史的一些有份量和有争议的问题作这样的解释时,对有关亚塞诺瓦茨集中营遇难者的历史事实的歪曲给予了特殊的关注。此外,有人试图证明作这样的歪曲是有根据的,把种族灭绝的倾向归之于克罗地亚属性的一切表现。

亚塞诺瓦茨死亡营是一个可怕的悲剧。纳粹分子和与他们勾结的人杀害了数以千计的无辜人民。但是在这些可怕的事件发生后的将近半个世纪内,历史记录一直被故意改变,以达到政治目的。在亚塞诺瓦茨被杀害的非犹太人的数量被大大夸大,以图制造出反对克罗地亚人民的历史犯罪感。

第一,必须指出的是,许多克罗地亚人并没有同纳粹分子勾结,克罗地亚伪政府参与了对无辜人民的杀戮,但不能由于这种恐怖而怪罪整个克罗地亚人民,诚如其他被占领国家的政府与第三帝国相勾结,不能怪罪它们的人民一样。对亚塞诺瓦茨死亡营和战时其他暴行的责怪不应当算在整个克罗地亚人民头上,而只应算在那些与纳粹分子勾结的人头上。然而,克罗地亚人民的敌人认为指责克罗地亚人民犯有滔天大罪在政治上是有有效的。这样的指责既不正确,又是不该作出的。

对亚塞诺瓦茨集中营死亡人数的歪曲不光是不确切和抱有政治动机,而且从道义上也是令人反感的。在我对历史资料的研究中,你们会注意到,只有非犹太人遇难者的人数被夸大了。这是对犹太人民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所遭遇的独一无二和没有先例的悲剧的无耻贬低。纳粹政权单独挑出犹太人民加以摧毁。虽然战争使许多人遇难,但是没有别的国家的人民蒙受像犹太人那样的苦难。任何歪曲有关战争遇难者的历史记录的做法,不仅有损于对所有死者的纪念,而且有可能使犹太人民蒙受